

# 抗日情報戰 (十八)

喬 家 才

##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 楊遇春膽識過人

「戴笠先生感人之處，實在太多了，能够使人永遠懷念，終身難忘。他信任同志，知人善任，能替同志負責；所以人人能發揮所長，放膽去做，盡力以赴，成就往往出人意料，收到很大的成果。他明察秋毫，又能分辨忠奸賢不肖，執行紀律，絕不馬虎；大多數同志都知紀律森嚴，不以身試法，少數投機取巧的不肖份子，終難倖免。

他愛護同志，無微不至，尤其對於能够自重自愛的同志，雖有小錯小過，每於閒談中，予以糾正，既不傷他們的自尊心，又可收到勸善改過的功效。他對功過是非，極其分明，絕不感情用事，而有偏差。因為有功必賞，有過必罰，使人人知道奮發，雖受處罰，也是心服口服，而無怨言。」這是楊遇春對戴笠先生的認識和觀感。

楊遇春是一位情感非常濃厚的人，他一邊回憶往事，一邊慢慢地為我敘述許多故事。我看到他眼裏含着淚珠，轉來轉去，大概是想到戴先生某些感人的地方，興奮的熱淚盈眶。也許是勾引起懷念戴笠先生，心裏難過。的確，戴先生離開

同志，拋下工作，使千萬同志失去領導，在國家處境艱難的時候不能發揮力量，是國家的最大不幸，每一個同志回想起來，都會悲傷的。楊遇春為我敘述了許多片斷的故事，而每一件故事都顯示出戴先生傑出的地方，絕不是許多人能够相比擬的。

### 照顧功勳無分親疏

抗戰開始，楊遇春任第三戰區江南挺進軍總指揮，有一次見到戴先生，剛好在他身邊，有一位姓倪的支隊司令，順便介紹認識了戴先生，後來這位倪支隊司令在江西萍鄉下火車時，不慎墜車身亡，倪支隊司令少年英俊，戴先生對他的印象很好，對他的死，非常惋惜。

楊遇春因為防守廬山有功，蒙 領袖召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夏天到了重慶。這時戴先生正好生病，楊晉謁 領袖以後，去曾家岩看戴先生，戴先生躺在牀上，讓他坐在旁邊的沙發上。

「你這一次晉謁 委員長，談了些甚麼？」戴先生問楊遇春。

「委員長祇問了一些作戰的經過和我的家庭

狀況，還寫了一張條子，給我兩千元。」楊遇春回答。

「你知道到那裏去領嗎？」戴先生好像知道他拿着兩千元的條子，不知道怎樣去領錢。

「不知道。」楊對重慶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軍需署在那裏，正為領這兩千元發愁呢。

「最好把條子交給會計室，向他們換兩千元現款，讓他們代你去領，可以省去許多麻煩。」戴先生說完，緊接着問他：「那位倪支隊長身後的情形如何？家裏有些甚麼人？」

為了領兩千元，戴先生替他想得那麼週到，已經使他感覺到，戴先生體貼同志，到了無微不至的境地，現在又問到倪支隊司令，楊遇春感動得幾乎哭出聲來。倪支隊司令並不是軍統局的工作同志，同戴先生僅僅見過一次面，又是偶然的機會，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戴先生居然記得他，還知道已經死了，關心到他的身後，那麼對於自己的同志，不是要更關心嗎？這一問，如何不感動人呢，楊遇春把倪支隊長身後的情形，詳細報告戴先生。

「現在有一個少將級的職務，（當時軍統局

的同志担任少將職務的還不太多)我想請你担任,不知你的意見如何?」戴先生說。

「莫說是少將,就是戴先生要我去當兵,我也毫不考慮,立刻去幹。」

「現在每一個戰區成立一個混城隊,由我們派一位專員,負責該戰區混城隊訓練和編組,我打算派你到第六戰區負責。」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是陳辭修(誠)先生,楊遇春到達恩施後,同陳長官相處得非常融洽,工作得非常順利。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財政部緝私署成立,各省成立緝私處,戴先生決定一個原則,處長人選,以軍校同學為主。江西緝私處處長決定由楊遇春担任,打電報到恩施,要他立刻回重慶,並沒有說明原因,陳長官認為楊遇春組訓混城隊,很有成效,硬是不放他離開。但是戴先生的命令是不能折扣的,經他好說歹說,費了許多口舌,陳長官才答應他回重慶看看,並且給戴先生寫了一封親筆信,要楊遇春仍舊返回第六戰區。他到了重慶,才知道要他担任江西緝私處處長,他覺得沒有幹過緝私工作,這種工作又最容易出毛病,怕將來幹不好,不敢答應。

「你先去上海一趟!」戴先生不提緝私處長的問題,轉了話題,說道:「張為邦同周偉龍合不攏來,兩個人鬧意見,你要知道,張為邦在浦東很有辦法,我們需要他在那邊工作。你去上海,

替我勸勸他,安慰他,鼓勵他,要他不要離開那裏,繼續幹下去。」

張為邦聽說楊遇春專為他的問題要來上海,已經到了金華蘭溪,準備經餘姚到浦東,趕緊打電報阻止,要楊在金華等候他,他來看他。張為邦不認識一個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人很爽快,講義氣。兩人見面,楊遇春把戴先生的意思轉告給他,並且告訴他,戴先生非常器重他,張為邦非常感動,奉召到重慶之後,即回浦東,繼續負責,問題迎刃而解。就在楊同張為邦見面的時候,戴先生的電報也到了,命令他立刻去江西,籌備緝私處!不幹也得幹,不容許有考慮商量的餘地。楊遇春不敢怠慢,趕緊到江西泰和,籌備緝私處,一下由武官變成文官。

### 借事譬喻紀律嚴明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戴先生到東南巡視,路過江西,邀楊遇春陪他同行。事後才知道,原來戴先生打算由楊做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後來到了安徽廣德,覺得並不妥當,才改變了主意。

由江西到福建建陽的東峯,汽車可以通行,交通還算不差。在路上,戴先生嚴肅中帶些輕鬆,同楊遇春說:「聽說有一個幹部同志迷戀着一個女人,真是傻瓜!一個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對女人怎麼能着迷呢?我們肩負着革命工作重任,如果把有益的時間去談情說愛,那是非常危險的。要能做到說開就開就開才行,你說對嗎?」

大概是有人打了甚麼小報告,楊遇春被女人迷住了,戴先生才這樣提醒他。用這種方式來教



戴笠將軍(後排中)抗戰勝利前夕與忠義救國軍中美官員及女同志合影。

育部下，警告部下，真是高明極了。

東南訓練班原設東峯，因為中美合作所成立，也要成立訓練班，才和東南班合併，改為中美第七訓練班。戴先生要向學生講話，指示一切工作，必須多留幾天。一天下午，夕陽西墜，天氣清爽，戴先生的心情非常好，要楊遇春陪他到田間散步。他們走着，談着，戴先生很感慨地說道：「真正能够共患難，像你我這樣，一生之中，能有幾人？真正為革命，為國家民族，犧牲奮鬥，像我們同志這樣的，又有幾人？」

楊遇春對戴先生的這一段談話，印象非常深刻，至今記憶猶新。他記得，談話時，戴先生那種誠懇的態度，充滿情感的言詞，使他非常感動，當他聽完戴先生說話，他的一切無形中被戴先生的真感情所融化了。他不但願意把他的一生為戴先生而工作，甚至連生死都忘記了，戴先生要他赴湯蹈火，也會毫不猶豫，立刻以赴。

離開東峯，第二站是浙江淳安，淳安是郭履



抗戰時期任別動軍指揮官現在台北的楊遇春將軍早年的照相。

洲的防地。戴先生一行乘坐一隻竹筏子渡新安江，江水很急，不容易靠岸。岸上有一名士兵，手端步槍，大聲吆喝，命令竹筏子停下來。可是江水並不聽他的命令，筏子將要靠岸，又被江水沖開。那位大兵先生有些不耐煩，也不知是生氣呢，還是緊張過度呢，朝着筏子要開槍。好在筏子上有一位非常勇敢的衛士，看見情況嚴重，縱身一躍，跳到岸上，把那個士兵手裏的步槍奪下來，否則真的不堪設想。

這是一件不尋常的舉措，無論如何，都不應當有這樣的態度。戴先生本來就聽說這個部隊的紀律不太好，這樣一來，更加生氣了。當然這也是不可寬恕的罪行，為了整飭軍紀，挽救這部隊的聲譽，不能不依法處以極刑以儆效尤。戴先生為這件事情很難過，說那個士兵是殉了法，命令給他修好墳墓，親自祭奠。然後就以這一件事情為題，讓每一個能做文章的士兵做一篇文章，發抒己見。當時好幾位幹部如王兆槐、麻清江、何芝園等都在淳安，大家分

看做好的文章，準備挑選十幾篇比較好的，送給戴先生看。所有的文章千篇一律，都說那個士兵該死，不應當用槍對準戴先生乘坐的竹筏子。祇有一篇文章替那個士兵申冤，說不應該正法。因為他是警告撐筏子的人，怕把戴先生掉進江裏，他並沒有喪

心病狂，怎麼會對戴先生用槍呢？大家覺得這篇文章不好拿給戴先生看。楊遇春想了想，以為其他的文章內容一樣，祇不過文字有好有壞，惟有這篇文章持相反的意見，而且言之成理，應當讓戴先生看看。結果戴先生非常賞識這一篇文章，認為這一個士兵有見解，有膽識，是一個可造之材，決定送到熊村訓練班深造，戴先生獨具慧眼，往往可以從極細微的地方看出來。

在廣德，戴先生從忠義救國軍挑選了幾十個十五六歲無家可歸的孤兒，要帶回重慶，交給楊遇春統率。想不到他們動身回轉的時候，大雨連綿，公路上好多地方及橋樑被沖壞，汽車不能通行。楊遇春率領的少年隊，變成一隊非常強壯的工兵，一路上遇到沖壞的地方，立刻動手，該修的修，該補的補，很快修好，汽車通行無阻。戴先生不論對於甚麼事情，好像都有一種先見之明，事先令人莫測高深，事後才知道，凡事都有準備，深謀遠慮，所以能無往不利。

水陸統一檢查處泰和檢查所長曹飛鴻，是省主席曹浩森的女兒，戴先生返經泰和，要把他立刻扣押起來，楊遇春覺得很奇怪，這一次戴先生到東南，一路上都很高興，為甚麼一到泰和就生那麼大的氣，要把人關起來呢？趕緊去向戴先生說情。

「你是好人，把別人看成和你一樣。」戴先生偏著頭，嘴巴繃得很緊，非常嚴肅地說：「你想想曹飛鴻憑藉著主席女兒這種關係，拿著主席的招牌來嚇唬同志，嚇唬別人，回頭再用我的招牌來嚇唬曹主席。你想！像他這種兩面行騙；

裏外招搖，估盡便宜的人，再不嚴辦，我們的紀律還能維持嗎？」

楊遇春覺得在泰和，大家都是單位負責同志，現在他出了紕漏，不能袖手旁觀，見死不救。於是拉上別同志，再去講情，担保要他以後好好幹，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戴先生給他們天大的面子，答應不把他帶走。可是一回重慶，仍舊打電報到泰和，還是送到息烽，關了起來。戴先生賞罰嚴明，該罰的非罰不可，絕不讓紀律廢弛。也許這就是他的事業成功的原因吧？

### 工作第一不重錢財

戴先生辭去財政部緝私署長兼職，楊遇春也不願意再幹緝私處長。一次戴先生到了衡陽，他去晉見，堅請另派工作。當時別働軍正需要調整，戴先生決定派他担任別働軍的第二縱隊司令，並且要他立刻到職。

「不行！」楊遇春趕緊說明：「緝私處還有二十萬元虧空，沒有報銷，不能一走了事，我得去一趟重慶，和緝私署算清賬目才行。」

「沒有關係，不必專為算賬，跑一趟重慶。」戴先生說着，回頭對跟隨他的會計說：「發給楊遇春同志二十五萬元，至於緝私處的賬目，回重慶後，告訴緝私署辦移交的人，替他結算清楚。」

「報告戴先生！二十萬足够了，不需要二十五萬元。」

「多留一些花花也好。」戴先生就是這種氣派，大手筆，明知楊遇春不亂花錢，偏偏多給他留下幾萬，要他花花也好。

軍統局的別働軍，多在敵後活動，補給非常

困難，甚至根本沒有補給，一切都得自己想辦法，或者從敵人手裏奪取。軍裝不能按時更換，祇好穿破的舊的，可以縫縫補補，將就過去。沒有糧吃，肚皮却不答應，不得已，有時向老百姓借糧吃。他們沒有發過軍毯，冬天寒冷，夜裏凍得不能睡覺，有時向老百姓借棉被蓋。楊遇春率領的第二縱隊，當然不能例外。楊遇春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將領，這些破爛隊伍，抗戰意識最強，認識最正確，同敵人打仗，收拾敵人，却要比正規軍凶得多，老百姓最看得起。

大概因為他們向老百姓借糧借被是事實，有些和軍統局過不去的人，好不容易拿到這些把柄，於是，向重慶告狀。當時參謀總長是程潛，對於實際情況弄不清楚，不知為甚麼，要把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向委員長報告，說別動軍的紀律不好。委員長把戴先生叫去，問他究竟。戴先生承認那一個地區的駐軍是軍統局的部隊，兵站不能補給，軍隊又不能不吃，向老百姓借糧，的確也是事實。不過他向委員長保證，楊遇春同志統率的部隊，絕對不會擾民害民。

本來，這是一件相當嚴重的問題，但是戴先生說實話，不隱瞞，領袖，又敢替楊遇春負責，成問題的問題，反而不成問題了。事後戴先生給他一份電報，要他注意部隊的紀律，要他了解軍統局的處境。既沒有說程潛告狀，也沒有提委員長追問這件事，對同志信任，信任到這樣地步，別人能做得嗎？

楊遇春是江西瑞金縣人，有一次戴先生路過瑞金，不知為甚麼想到他的家，特別去他家裏看

過一次，並且留下一萬元。他家裏沒有寫信告訴他，戴先生也沒有提起過。事情過了很久，他才聽見同志們傳說這件事情。後來他回到家裏，家裏的人告訴他，有一位不認識的大官來過，還留下一萬元，他們問他貴姓大名，他祇是笑笑，說是軍事委員會的人，沒有留下姓名。楊遇春再問他們，來人是甚麼樣子，經他們一說，不是戴先生是誰？這件事，楊遇春始終記在心裏，感激戴先生對他逾格的愛護，難怪提起戴先生來，淚珠要在眼裏打轉呢。

## 李葉超多面才華

### 特務工作正確解釋

「李葉幹過特務！」香港的卜少夫有一次在新聞界朋友們的宴會中，似乎有點醉意，半開玩笑地說。好像他知道的內幕新聞比別人多些，要揭開李葉的秘密。其實在台灣二十多年來，李葉在電影廣播圈內，無人不知他曾是戴笠先生的得力幹部，人前人後，又常聽到有些人說，他不像幹特務的。所以，李葉個人早已認為不是新聞了。

「不錯！我幹過特務。」李葉聽見卜少夫的話，便和顏悅色，義正詞嚴地說道：「特務工作是為國家賣命，特務工作人員會出生入死，沒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地方。老兄！這玩意還不簡單呢！你別小看！你有沒有資格幹，還是問題。」

「老大哥！咱們兄弟是南昌行營的剿匪朋友，說真的，我不怕王新衡，就怕你這傢伙！」卜少夫看見情況不好，趕緊煞車。

民國二十三年南昌行營調查科創辦一份雜誌，叫做「青年與戰爭」，由卜少夫主編，他從那以後才走入新聞界，那時調查科是鄧文儀主持的特務機構，他當然與特務是頗有淵源的，也可以說是幹特務。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說話，不計較甚麼。不過李葉超聽到別人以譏笑的口吻來說特務，心裏總是不服氣、不高興的。

我和李葉超（李葉字葉超）的交情，平平淡淡，不過彼此意氣相投，彼此了解深刻，也許這就是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吧？他在軍統局的同志中間，人緣相當好。表面上看來，好像很隨和，其實他對是非善惡倒是頂認真，是一個很有主張，很有見解的人，絕不馬馬虎虎，隨聲附和。

我們第一次碰面，是二十四年秋天，在南京鼓樓四條巷。我由杭州受完訓練，派到那裏實習。那時特務處理情報的單位是第一科，科長係唐乃建。科以下分華北、華中、華南、華東、國際、編審六股，李葉任華東股股長，剛好郭履洲就在他那一股工作，同學見面，格外親熱，往來比較多些。當時同志之間，由於革命高潮，職級觀念很淡薄，都沒有官架子。而李葉超平易近人，和和氣氣，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 華北辦事處的工作

我們第二次碰頭在河南鄭州，是二十七年夏天。那時抗戰已經十個月，台兒莊剛剛打過一次勝仗，日本最精銳的板垣師團和磯谷師團，幾乎被我們全部殲滅。我奉命偕同電台督察花克強赴河南督察工作，他是華北辦事處主任，負責佈置河南工作。辦事處及河南站的幹部分頭到各地佈

建，所以不到兩個月，就新建了十六個組、十六部潛伏電台。一旦河南淪陷，我們可以掌握整個中原的情形，敵人就擺不脫我們的監視。除去原有的鄭州組不算，在平漢線上新建立的有許昌、漯河、駐馬店、信陽四組；隴海線鄭州以東有商邱、蘭封、開封，以西有汜水、洛陽、陝州六組；豫西有臨汝、方城、襄城、南陽四組，豫東有周家口、潢川兩組。時間這麼短促，能够建立這麼多的單位，工作效率之高，可說空前，的確值得欽佩。

這些新建的工作組的組長，大半是復興社的同志，新參加軍統局工作的。如洛陽組長魏毅生、方城組長于榮岑、襄城組長秦舞基、南陽組長閻俊士、汜水組長劉家漢、許昌組長尚聿修、漯河組長盧永修、駐馬店組長周漢卿、信陽組長金少吾等，這些青年都是富有革命熱忱，而且信仰堅定，思想純正，實為不可多得的同志。這些同志雖然可愛，可是工作經驗不夠。我拿定主義，作一番短期訓練，每組逗留三天或四天，除了和各組的同志談話，了解各組的實際情況以外，就是告訴負責同志，怎樣審核判斷情報，那一種有價值，那一種不重要。情報要注意時間，有時很重要，很有價值的情報，因為失去時效，可能變成廢物，毫無用處。我又告訴他們怎樣撰寫情報，不要忽略了情報的要素。希望李葉超艱辛建立起來的組織，將來可以發揮極大的功能。他認為我這樣督察工作，等於替他辦訓練，很新奇，很有意思。河南的同志們都對他不差，可見他領導有方，工作很成功。

### 從偶然到參加組織

後來我奉命不要返回武昌，去西安督察工作，和李葉超在鄭州分手，一直到二十九年，我督察完畢華北敵後的工作，返回重慶，我們才第三次碰頭。當時李葉超在軍統局担任秘書，專看有關情報方面的公文。說到李葉超對於審核情報，的確是把老手，除了前面提到的華東股長，負責審核華東方面的情報，早在二十三年南昌行營調查科還沒有和特務處合併以前，他就在調查科負責審查各情報單位的情報，摘報、領袖。

李葉超是民國十七年國立青島大學畢業，十九年在偶然的機會中認識軍校第四期同學劉翔，乃相約在南京和黃埔第四期同學侯志明、劉翔、劉冠世、蕭彝等創辦大京日報，負責編輯國內新聞及文藝副刊，可算一位老新聞記者了。以後因為江西開始剿匪，軍中成立黨務特派員及特別黨部，他和劉翔奉中央黨部命令，派到陸軍第七十七師，到剿匪前線吉安防地工作，直到二十一年軍隊成立政訓處，與黨部合併時，正是復興社開始青年運動，他和劉翔調到武漢，從事組織大專學生的工作。所以，李葉超在參加特務處的工作以前，已經是經驗豐富，幹過新聞、黨務、政訓運輸統制局，由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兼任，下設監察處，處長曾養甫。戴先生派張炎元、李崇詩、李葉、胡天秋幾位得力幹部到監察處工作，很得曾養甫先生信任，他們對於戰時運輸交通檢查工作，供獻很大。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復原，運輸統制局改組為戰時運輸局，李葉隨張炎元奉派戰

時運輸局京滬區辦事處任副處長，辦理漢口至京滬地區之空水運都運輸以及京滬杭地區的公路整修工作，一直到三十五年復原完畢，接着任警察總署總務處處長。

## 樂書田「愚公移山」

### 特警訓練班副主任

「愚公移山」這一個家喻戶曉、饒有趣味的故事，並不是神話，而是在說明「意志」和「決心」所發揮出來的偉大力量。國父說：「有志者事竟成。」他立志革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終於推翻了五千年的專制政體，創建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所以，祇要有奮鬥到底的決心，祇要有百折不回的意志，移山填海，並非難事，沒有做不成功的。戴先生和樂幹就曾做過移山的傻事。

樂幹字書田，民國三十一年，樂幹担任西安查緝幹部訓練班的副主任，主持訓練工作。戴先生兼任財政部新成立的緝私署署長以後，認為緝私工作是一種專業，必須訂定一套完整的緝私法令，緝私人員必須遵照法令工作，才不會騷擾商旅，才不會發生弊端。因此，在各省緝私處未成立以前，先訓練查緝幹部。西安查幹班負責訓練河南、陝西、甘肅、寧夏、綏遠五省緝私處的工作幹部。

三十二年初，西安查幹班結束，樂幹回到重慶，一再向戴先生表示，他對訓練工作不感興趣，希望不要再派他担任這一方面的工作。這一年，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戴先生決定在重慶成立

一個特警訓練班，以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標準，由美國人負責訓練。關於副主任人選，人事科曾提出過好幾位，戴先生都沒有同意。三十二年四月一日為軍統局成立十一週年，樂幹到羅家灣參加「四一」紀念大會，戴先生在主席台上，一眼瞧見他也在會場裏。等到大會結束，不等會場的人走散，戴先生就趕緊走下主席台，到會場裏找他談話。

「現在有一件頂重要的工作，非你担任不可。」戴先生的右手扶着樂幹的背，非常親切，邊走邊談。

「什麼工作需要我做？戴先生！」樂幹詢問戴先生。

「我決定中美合作所辦一個重慶特警班，挑選各訓練班的優秀學生接受訓練，由美國人來負責訓練。」

「我不是已經報告過戴先生，我對於訓練工作沒有興趣，而且也不長於訓練嗎？」

樂幹實在不願意再幹訓練工作，所以向戴先生老老實實表明態度。

「你要知道，此次訓練，關係本局的成敗，也關係將來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後，我們反共的成敗。我們既同美國人合作，由他們為我們訓練警察幹部，那麼，主持這個訓練班的人，必須要有實際的經驗和很高的學歷，美國人才能佩服。在我們同志當中，你是日本警察大學畢業的，警察學歷最高；你又担任過各級警察工作，資歷較優，所以，我才決定由你來負責重慶特警班。」

### 訓練組長指揮抓賄

樂幹覺得戴先生同每一個同志好像有一種默契，彼此了解得很深似的。還有，戴先生有一種特殊的魔力，祇要他同你一懇談，你就會心悅誠服，不能拒絕他對你的要求。樂幹本來不願意再幹訓練工作，可是經過戴先生很親切地一談，他就沒得話說了。戴先生為什麼左挑右選，找他來做重慶特警班的副主任呢？原來戴先生早就對他有一個很深刻的認識。遠在民國二十二年，吳思豫將軍任首都警察廳廳長，警察廳設有督察處，處以下分為兩個組，特務組組長方超，訓練組組長樂幹。因為九一八以後，政府勵精圖治，推行新生活運動，每一個政府官員都是兢兢業業。可是首都警察廳的七八個高級人員居然集合在一起，聚起賭來。在樂幹指揮之下，把這場賭硬是抓了。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被抓的人既是警察廳的高級官員，廳長就不能不負御下不嚴的連帶責任，不得不辭職。關於這一件事情的善後，以及如何整頓警察方面的風氣，戴先生也奉命參加。所以，自那時候起，戴先生認定樂幹不畏權勢，不怕困難，勇氣十足，很有幹勁。他既然重視重慶特警班，副主任一職，就非要他幹不可了。美國人辦訓練，頂注意射擊技術，美國聯邦調查局常以他們的工作人員射擊準確而自豪。因此，重慶特警班的靶場，非常重要。楊家山本來有一個小型靶場，稍微擴充整理，就可以使用。不過，這個靶場剛好在戴先生公館的左前方不遠的一個小山上，射擊稍有偏差，子彈就會落在戴

先生公館附近，甚至剛好擊中戴先生的公館。他再三考慮，覺得這個靶場實在不妥當，必須徹底改造，否則就不能使用。但是，限於地形，又找不到另外一個地方建立靶場。楊家山不是平地，在歌樂山底下，山勢由高而下。在這種地形打靶，必須由下往上打。如果把原來的靶場顛倒過來使用，却又變成由上往下打，也不合適。於是，他們兩位研究怎樣改造這個靶場。

### 改造靶場決心移山

「改造這個靶場，我看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把高地使低，而把低地變高。」樂幹向戴先生提出他的改造意見。

「那不是很簡單嗎？我們移山！這樣一個小山，比愚公門前的那座山小得多。」戴先生回答得很乾脆。

「是的，我的意思也就是祇有移山一條路子。不過，戴先生！你說山真可以移嗎？」樂幹想想，却又覺得茲事體大，沒有把握，叮嚀的問戴先生一聲。

「有什麼不可以？祇要有決心。」

「我有決心，那麼我們就移啦！」

「好的！你去移吧！」

他們兩位一問一答，就這樣決定了。那時特警班的同學陸續調來了四百八十多個人，在樂副主任領導之下，開始行動，下了課就工作，把戴先生公館左前方的那座小山的土和石頭，一簍簍挑到下面，把低的地方往高墊。戴先生從城裏回到鄉下，看到他們像螞蟻搬食物一般，非常有意思，露出會心的微笑。美國人看到學生們

一下課，就挑土，搬石頭，非常奇怪。  
「你們在幹什麼？」一位美國教官抓住一個學生問。

「修靶場！」

「修靶場挑這些土和石頭幹什麼？」美國人弄不清楚怎樣修法，最奇怪挑土搬石頭。

「移山！」

「山還可以移嗎？」

「我們中國有個故事，叫做愚公移山，你懂嗎？現在我們的主任和副主任正在做愚公呢！要把這座山移開。」

美國人聽他說完，吐一吐舌頭，搖一搖頭，

自言自語：「中國人真奇怪，不用鏟土機，不用大卡車，單憑人力，就想把一座小山移開。中國人真奇怪！」

四百八十多個人一條心，四百八十個人的力量團結成一個很大的力量，不停的工作，不停不移。不到三個月，終於把那座小山移開，把下面低的地方墊高，把靶場的方向剛好顛倒過來，修築成一個很理想的靶場。梅樂斯看了，非常滿意。那一位吐舌頭、搖頭的美國人看到山果然移開，靶場居然修好，還是不懂愚公移山是怎麼一回事。戴將軍和樂副主任怎麼會變成愚公？變成愚公怎麼就會產生這麼大的力量？中國人真奇怪。

# 中國憲法論 中華民國憲法要義 六十年來的中國 新編應用文(全一冊) 政治地理學原理 最新水泥製造學

- 史錫恩教授著 定價八十元  
王成聖教授著 定價六十元  
王成聖教授著 定價柒拾伍元  
袁金書教授著 定價壹百貳拾元  
蔣君章教授著 定價壹百二十元  
楊樹人教授譯述 定價一二〇元

代售處 中外雜誌社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